



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亮相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

文化艺术报讯(通讯员 王早娟) 7月26日至30日,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西北大学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代表团应邀参会,以诗歌为跨文化沟通载体,推动丝路文明对话,其论坛发言与“长安诗市”展示成为峰会人文交流单元的亮点。

本届峰会由新华社与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联合主办,主题为“‘上海精神’的新时代意义:从价值共识到合作实践”。来自上合组织国家近150家主流媒体、知名智库、政府部门及上合组织秘书处等机构的约260名代表参会,围绕媒体智库合作、信息安全、人文交流等议题展开深入讨

论。

在7月27日举行的论坛发言环节,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院长李浩、教授王伟先后发表题为《以诗歌为媒,促文明互鉴》《诗性通约与文明共情:丝路诗歌作为上合人文对话的柔性媒介》的讲话。两位学者立足丝路文脉,以唐诗为纽带,打通古今丝路对话,提出以诗歌作为上合组织人文交流柔性媒介的思路,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拓展文明互鉴实践提供了创新视角。发言获得多国与会代表高度关注与热烈共鸣。

除理论研讨外,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代表团还深度参与峰会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在特色文化展示“长安诗市”上,研究院向中亚各界嘉宾集中展示长

安唐诗文化魅力,代表团还实地踏勘碎叶城遗址,沿李白文化印记溯源丝路诗歌传播脉络,将理论发言与实地文脉考察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学术实践。

峰会期间,多项智库研究成果同步发布,包括吉尔吉斯文、俄文版《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以及多语种智库报告《坚持公平正义 完善全球治理——上合组织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以多元语言载体推动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上合区域广泛传播。

此次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的参与,不仅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了诗歌温度与丝路底蕴。



2026 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现场

诗性通约与文明共情：丝路诗歌作为上合人文对话的柔性媒介

○ 王伟

围绕“诗韵丝路”这一议题,我从三个层面阐述对诗歌作为文明对话媒介的学术思考。

一、诗歌是丝路文明交流中最具穿透力的情感媒介

从文明史的长时段来看,丝绸之路承担着三重媒介功能:商贸是物质媒介,宗教是精神媒介,诗歌是情感媒介。物质会朽坏,宗教有分野,唯有诗歌所承载的人类共通情感,能够跨越时空、超越族群,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深层的心灵联结。

唐代是丝路文明交流的鼎盛期,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全唐诗》中涉及西域、丝路主题的诗作超过两千首。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壮阔想象,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异域风情,从“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家国情怀,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思绪——唐代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完成了对丝路文明的第一次系统性审美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构并非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而是文明互鉴的双向过程。中亚的音乐、舞蹈、物产、宗教通过丝路进入中原,极大丰富了唐诗的意象与意境;而中国的诗歌传统也沿着丝路向西传播,与波斯、阿拉伯的诗歌传统产生了隐秘的呼应与共鸣。这种跨越语言的诗性共振,是丝路文明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今天推动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根基。

二、诗歌作为文明对话载体的三重机制

从比较文学与文明对话理论的视角来看,诗歌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交流的有效媒介,在于其独特的三重机制。

三、上合框架下推动诗歌文明对话的三点构想

基于以上认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推动以诗歌为媒介的文明对话,可以从三个方向着力。

第一,启动“上合丝路诗歌文献联合整理工程”。上合各国拥有极为丰富的丝路诗歌文献资源,包括汉文文献中的西



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参会代表合影

唐诗长安

寻迹盛唐诗意 共筑诗都长安

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 文化艺术报社 主办

从长安到“热海”：“丝路·诗路”寻访活动跨越五千公里 探源中华文明之美

文化艺术报讯(通讯员 陈艳 刘睿) 2026年7月,由新华社发起的“丝路·诗路”探寻中华文明之美融合传播活动启动。活动以唐诗文化为纽带,依托丝路沿线文化资源,组建由文化学者、产业专家、媒体记者等组成的“诗路寻访团”,从古都西安出发,沿长安—天山廊道世界遗产线路,途经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区,经吐尔尕特口岸出境,最终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逾5000公里,历时20余天。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参与策划,并派出邱晓、任雅芳、陈艳、梁雨昕、刘睿5名青年学者全程随团,参与拍摄融媒体系列10集专题片。

7月4日,“万里丝路·诗盛长安——丝路·诗路探寻中华文明之美

融合传播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件江出席并致辞,围绕唐诗文化的时代价值与西安“唐诗之都”建设作了阐述。来自新华社、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西安市及武汉经开区有关方面,以及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安音乐学院等高校的150余名代表出席。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尚永亮教授作为“诗通丝路,心达天涯”的主题演讲,深入解读丝路诗路的文化脉络。仪式现场为“诗路寻访团”授旗,长安鼓乐、唐诗秀、唐风舞蹈等展演同步举行。

7月6日,“诗路寻访团”自西安启程,向西经宝鸡、跨越陇山进入甘肃,先后深入天水、兰州、武威、张掖、

酒泉、敦煌、嘉峪关等丝路重镇,探访东柯杜甫草堂、南郭寺、乌鞘岭、玉门关、阳关等与唐诗渊源深厚之地。杜甫、岑参、高适等唐代诗人曾在此行经并留下诗篇。寻访团循诗而行,以镜头记录唐诗背后的丝路历史与文化脉络。

进入新疆后,寻访团经哈密、吐鲁番、库尔勒抵达库车,再经阿克苏西行至喀什。在交河故城,寻访团从西州学童卜天寿抄写《论语》后留下的诗篇中,探寻中原文化沿驿路西传的印记;在龟兹故城与苏巴什佛寺遗址,追索岑参两度出塞的足迹;在喀什古城,聚焦西域乐舞东传及其在唐诗中的回响。

跨境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后,寻访团前往托克马克碎叶城遗址,探访这

座与李白身世渊源相关的丝路古城,并抵达唐代文献所称“热海”——伊塞克湖,实地感受这一唐诗西域书写中重要地理意象的今日风貌。其间,寻访团还与当地赴华留学生交流,探讨唐诗在中亚地区的域外传播与接受情况。7月29日,“诗路寻访团”返回西安,历时20余天的寻访之旅圆满收官。

从长安到碎叶,从诗歌记忆到当代表达,此次“丝路·诗路”融合传播活动以影像为媒、以丝路为脉,沿历史足迹记录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

生动实践。当前,西安正以历史文化资源为根基,系统推进“唐诗之都”建设,推动唐诗意象从书卷走向可感可及的城市文化场景,向世界展示西安的古韵新意与中国的开放包容。



启动仪式打卡

丝路寻诗

陈艳：一路向西，诗未远去

唐诗从未真正远去。它活在山水之间。车入陇山,满目葱茏,山色如旧,我便忍不住去想,1200多年前,杜甫是以怎样的心境,一步步走过这段苍茫的山路。行至天水东柯的杜甫草堂,当地文化工作者与我们谈起他流寓秦州(今天天水)的往事,语气里满是亲切与骄傲,仿佛在说自家长辈的旧事。那一刻,“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忽然有了重量。乱世中真实的辗转与孤独,就落在脚下这片他当年一步步走过的土地上,字字可感。它也活在人与人心意相通的当下。踏出国境,抵达托克马克的碎叶城遗址时,我们接连遇见几拨中国游客,有人齐声背诵李白的诗篇,有人兴问要不要同斟一杯酒。那一刻,历史的墙垣早已残破,诗却在此起彼伏的声音里,重新鲜活起来。

站在比什凯克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同行的留学生如月昂首诵出她最喜欢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她告诉我,“伊塞克”在吉尔吉斯语里就是“热”的意思。瞬间,唐诗里那个抽象的“热海”变得具体而生动起来。那种恍然大悟,是任何资料都无法替代的现场体验。

如月说,自己毕业后想继续留在中国,身边也有许多同龄人在学汉语。我忽然明白,文化所连接的从来不只是历史,还是正在发生的、温暖可触的当下。

一路走下来,山川风物如昨,人间情谊依旧。唐诗从不在纸上冷却,它化作了脚下的路、耳边的风,以及广场上扬、雪山草原、丹霞丘陵、茫茫戈壁就这样出其不意又毫不违和地次第衔接起来。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讲师、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梁雨昕：路遇「玄奘」

莫贺延碛,今名噶顺戈壁,位于新疆哈密与甘肃瓜州交界处,是一片广阔的风蚀戈壁,自古便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险要通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夜则妖魅举火,灿若繁星;昼则劣风拥沙,散如时雨。”时至今日,景象依然大致如此。行车数小时,景致千篇一律,戈壁依旧、荒漠依旧,仿佛时空在此静止。想象玄奘当年一头扎进这片鸟兽绝迹的戈壁,确实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

今天的高昌故城门前,矗立着一尊玄奘的雕塑。不同于茆屏印象中那个戴佛冠、骑白马、手捻佛珠的文弱僧人,这里的玄奘身姿矫健、昂首阔步。我一直觉得这个形象与气质才可能更接近历史上真实的玄奘。

遥想1300多年前,玄奘自伊吾被高昌国使者迎至王城。麹文泰夫妇兼姓侯迎,礼敬备至;玄奘登坛讲法,大王俯身为师。麹文泰欲强留法师,玄奘则宁以绝食明志,终感其心,二人遂结为异性兄弟,大王厚赠足支二十载之资费,又修书沿途诸国,护其西行。据此可推测《西游记》中太宗饯行赠赐诸事,应脱胎于此段史事。后高昌国破,麹文泰身殒,虽然麹文泰彼时被唐廷视为叛臣,玄奘却始终感念旧恩。《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存其谢后,玄奘也以《大唐西域记》赠予麹氏遗孀。这份情谊尤为动人。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刘睿：在大小之间丈量唐诗文学景观

丝路文化如何走进长安、走进唐诗?7月,我随“丝路·诗路寻访团”从吐鲁番经库车至喀什,一路追寻答案。这条“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是中哈吉三国联合申遗的丝路东段遗产线路,这条路网串联的遗址点也构成了“唐诗文学景观”的核心地带。这些遗址点散在丝路政治格局、经济文化流动的大图景中,但核心始终是诗歌;诗歌既反映出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大景观”,也包含个体日常喜怒哀乐的“小景观”。

在龟兹故城的断壁残垣旁、苏巴什佛寺的鸠摩罗什讲经处,我们谈到了岑参两度出塞的犹豫和坚守。岑参的边塞诗连起来就是一条从长安到安西的行走轨迹。盛唐边塞诗离不开想象,大多数诗人不必亲历边塞,调用现成的意象就能成篇。岑参在边塞诗中却是个“例外”,这种例外并非才华的高下之分,而是关乎切身感受。火焰山的酷热、莫贺延碛的荒凉、铁门关的风沙……它们让诗歌回归生命的现场,呈现鲜活生态,通向诗人精神世界的深处。做研究也是如此,现地感为学问提供了根基。

这一路上的“小景观”与全局性的“大景观”本就一体。西域与长安既紧密相连,又各有风貌。长安是唐诗的原乡,但唐诗的天地远不止长安,还需要追踪丝路上唐诗的传播与回流。回到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的工作中,这些感受仍在延续。大景观与小景观之间的张力,正是“唐诗之都”建设可以深挖的学术空间。龟兹蓝走进了春晚,长安月照到了铁关西,这条路仍在延伸,“唐诗文学景观”也在不断拓展。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高昌故城门前玄奘雕像



唐诗中的“热海”——伊塞克湖



遗址探访日记：寻访团成员在库车苏巴什佛寺



碎叶城遗址

本栏目图片由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提供

以诗歌为媒，促文明互鉴

○ 李浩

诗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桂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就是唐诗。唐诗中记录了沿着丝绸之路,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天马来兮衔荷花,胡人岁献葡萄酒。”(鲍防《杂感》),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盛况;“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刘禹锡《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长句时蔡戎未弭故见于篇末》),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一千年后,王国维还感慨:“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王国维《读史二十首·其十七》)

但这只是丝绸之路交往交流的一面,“来”,另一方面,则是“往”。既有物质的“往”,还有人员的“往”,这样才构成了文明互鉴、文化交往的完整闭环。我为本次论坛提交的论文,就是基于中古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宏观视野,聚焦于唐代人笔下的中亚经行记录和有关的诗歌想象,讨论唐人的西域行旅和中亚书写。我认为,唐代使臣的旅行、唐代旅人的日记、唐代诗

人的想象中,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较之于前代,历史书写有了像素更多的中亚画卷。今天,我们重新辑录并梳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新时代“一带一路”文化研究和商贸旅游再出发,有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中国古代的僧侣和旅行家,很早就往来于中原与中亚,留下许多珍贵的地理和旅行文献记录,不仅对古人了解认识域外殊方有意义,而且也构成了中亚地域文献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汉文文献。唐以前的有法显的《佛国记》,唐代文献有《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往五天竺国传》《经行记》《皇华四达记》等。

启示之二,唐诗通过对西域和中亚事物的书写,展现了唐人对外部世界的极度想象力以及开放思维。国际学界认为唐朝是一个世界帝国,要成为世界帝国,首先要有世界意识和开放思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胡瓶落膊塞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六》)“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飞。”(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启示之三,“心理依归”可以克服交通地理上的阻隔。自古以来,“东临西海,心理依归”(钱锺书)。中唐以后,由于“安史之乱”,陆上交通之路暂时中断,但海上丝路逐渐兴盛,陕西新出土的《杨良瑶神道碑》,不仅证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达,而且说明即使经历了但罗斯之战,唐朝和阿拉伯帝国仍有很多的交往和联系。崔颢和杜牧的经历,则说明交通阻隔不了交往交流。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温故知新,继往开来,通过对唐人的以诗为媒,沿着丝绸之路走出域外史实的回顾,对我们当下的品牌远航,乃至美美与共,赋能互联互通与协调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值得我们涵泳学习。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院长)